

“我生活中全部的世界只有一间窑洞,我能看到的风景也只有那扇窗户外
的山、树、天空……”

“脑瘫,它占据着我的身体,也改变了我的人生;它剥夺了肉体自由,却给了我精神自由。”
“曾有人问,你没上过一天学,为什么会写诗呢?其实我也不知道,我只是把诗当作朋友、知己、恋人。我爱诗,可以不让我做任何事,但绝不可以不让我写诗。”

这些“独语”来自一名重度脑瘫患者胡少杰。今年25岁的他,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名叫胡家圪崂的自然村。在那里的石窑洞中,全身无法动弹的胡少杰,常常在“明月半墙、桂影斑驳”的深夜时分,用脚趾触击键盘,将喷涌而至的灵感敲字成诗:

春还早,小院数青芽。雾霭迷蒙含细雨,壕塬索瑟漫黄沙,才放一枝花。(《忆江南·早春》)

独卧深山如病虎,诗心一发梦飞扬。凡人莫看残身朽,我自逍遥醉且狂。(《自题》)

挫骨又抽筋,残身烈火焚。何曾心色改,志气破千钧。(《斗病魔》)……

自2018年12月至今,胡少杰用双脚写下近千篇古典诗词,记录心灵之沸腾、生命之热烈。



胡少杰说他就像石缝中求生存野草。



正在病床上阅读的胡少杰。

用脚写诗 他是窑洞里的“诗魔”

“生命本来就浪费不起,而我的生命更禁不住任何浪费。我要用心作笔,用情当墨,一笔一画把梦画在诗词这张纸上,在飞逝的时光洪流中留下我渺小的生命足迹”

胡少杰年轻的身体里,住着两个“魔鬼”,一是“病魔”,一为“诗魔”。

“病魔”最近一次击倒胡少杰,是在今年4月11日。那天晚饭后,他全身肌肉突然剧烈抽搐,进入半休克状态。他被送到附近医院抢救,打了镇静剂后才脱险。

折磨胡少杰的“病魔”是重度脑瘫,因早产时大脑缺氧所致。自幼年起,胡少杰全身肌肉就处于紧绷状态,“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帮助,只有一条腿勉强能动”。“每隔几年,我就会脚踩生死边缘。最严重的一次,心脏都停止跳动了。”

20多年来,胡少杰就住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大河塔镇的家里,那是几孔靠在黄土塬上的石窑洞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挣钱,与胡少杰朝夕相伴的,除了爷爷奶奶,只有枕头、电视机、窗外的天空……因为很难走出窑洞,他常常一个人“照顾着历代的星辰”。

“朝朝尝病酒,暮暮抱寒衾。”胡少杰有不少诗歌,记录了他在窑洞中看到的四季光景:春雨过后,“清晨小院无浮土,树上欢歌雀与鸦”;“夏夜晴空万里多,一轮圆月照银河”;“秋叶微黄之际,‘夕阳依旧暖,只感夜风凉’;冬夕时窗外,‘山孤寒瑟瑟,风冷冽凄凄。枯木微摇曳,残云伴日西’”。

因为患病严重,胡少杰从未上过学,也很少走出窑洞。他常常在一根树枝、一块石头、一个饮料瓶上找到快乐。老日历、旧报纸、废弃的商品包装成了他最初的识字启蒙。“我很好奇上面都是什么字,爷爷逐字逐句讲给我听,日复一日,我就记住了。”

窑洞炕头上那台老式电视机,也拓展了少杰的想象力。他看到一位脑瘫男孩用嘴叼着木棍在电脑上打字创业,他振作起来,找到破旧的语文课本自学拼音,练习用脚打字,最快时一个小时能在

独卧深山如病虎,诗心一发梦飞扬 脑瘫“诗人”胡少杰: “诗是我灵魂发出的呼啸”

手机上敲出一千多字。

也正是通过看电视,胡少杰喜欢上了历史,迷上了古诗词。“诗就像一双翅膀,有了它,被禁锢在我枯朽身体里却一直不安分的灵魂,如天马行空般,可以在天地间肆意遨游。”被“解放”的胡少杰,开始创作大量诗词记录生活,记录心情——

看着爷爷奶奶日渐苍老,他写下《悲我生》:雏鹰折翼朝天望,造化无由朽木身。恨降凡尘今几悔?终身愧对白头人。

陪小外甥女玩了一天泥巴,胡少杰感觉“许久都没有如此开心了”,写下《陪小外甥女游戏》:我醉午风迷,小儿揉紫泥。童心今忽起,笑到日偏西。

2020年8月,他第一次拥有了电动轮椅车,写下《练车》记录对“冲破牢笼,自由狂奔”的向往:残阳半落漫天红,银马初骑试逐风。心向云闲千里去,今须学步短墙中。

“每首诗无论好的坏的,开心的还是伤心的,骄傲的或是自卑的,都是我的灵魂发出的呼啸声。”他说。

在诗之宇宙 他写百般情,写万物生

古人云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我最少也经历过三次生死劫,生死之道大概已闻到了四五成,可是不想死,因为人间太美,我还没看够呢

采访期间,记者陪胡少杰去散步。自从有电动轮椅车后,胡少杰就迷上了外出。“不知道去哪,也无需知道”,他只尽情享受“淡淡花草的香味,归巢鸟儿的身影”,听听“白发翁媪们讨论的家长里短”。

轮椅车操作起来并不容易。由于大部分身体无法动弹,胡少杰只能半躺在车上,靠右脚掌控方向。家门口是“之”字形的陡坡,出村的路部分还是土路。一路上,电动车有时滑得很快,近乎侧倒;有时陷在坑里,开不出来。不管是何处境,胡少杰都很耐心。

一丛长在山崖底部的迎春花开得正欢,胡少杰停车,看得出神;蝴蝶飞来,落在花瓣上采蜜,胡少杰喃喃自语:“这是多好的诗啊!”公路边,野草从水泥缝里长出来,嫩嫩的,绿绿的,胡少杰笑着说:“我喜欢野草,因为它们跟我很像,都在绝境里求生存。”



胡少杰和奶奶在一起。

胡少杰写诗,很少苦心钻研,多是灵光乍现,他喜欢自诩为“钓鱼翁”。在他眼里万物皆为诗。他“最爱溪边桥上立”,也“笑迎风雨山中旋”;他欣赏月“阴晴圆缺且从容”,也羡慕鹤“独立凌云木,幽居远世尘”。“咕嘟慢火搅稀稠”是他偏爱的粥饭,“微风拂过菜苗鲜”是他笔下的人间四月天。

“诗人,心之语也。”在他创作的近千首古典诗词中,最令人动容的,或许还属爱情诗。这些诗歌,记录了他和一位陕北女孩的“精神绝恋”。

胡少杰与女孩结缘于网络,两人精神高度契合,经常一起和诗唱词。女孩写“愁丝几缕无由结,独倚西窗望夕阳”,胡少杰和“晚云如解心头事,不该殷勤送夕阳”;女孩说“十里桃花任君赏,诗人自古爱风流”,胡少杰和“纵有桃花十余里,唯怜一朵在心头”。

2021年12月底,随着手机收到一张死亡证明,胡少杰的爱情戛然而止——女孩因病骤然离世。痛愤交加的胡少杰连写多首悼亡诗,宣泄满腔悲鸣:

一诗曰:“佳期只觉是寻常,捉弄娇憨小醋娘。噩耗传来久无语,月光应照短松冈。”另一诗曰:“当时写罢绝情诗,泪湿红笺一霎时。而今再看痴心句,肝肠寸断已然迟……”

“一笑度平生,任尔多风浪。我梦鲲鹏御大风,九万三千丈。”正因常年在诗歌宇宙中感世态,写万物,胡少杰不再顾影自怜,他爱上自己并热爱生活,热爱生命。诗歌成为他灵魂的归宿。

“病魔随时都有可能夺走我的生命,能在这世间留下一点点痕迹,即使是雪泥鸿爪,也足矣。”对于疾病,胡少杰异常

清醒。目前,他正在诸多书友的帮助下,努力将精选的诗词集结出版。

太白诗云蜀道难 不过区区几重山

“少杰终生被困在轮椅之上,但他在精神上藐视一切艰难险阻,正是这种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上的强烈反差,让他的诗歌散发着独一无二的光芒”

“水逝山犹在,流光不可寻。与君挥一曲,解得此中音。”因为在诗友群中看到胡少杰创作的这首诗,姜星雨——这个距离胡少杰600多公里、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女孩,像一道光,闪烁在胡少杰的诗歌宇宙中。

“我从小就喜欢诗词,每次看到少杰写的诗,会忍不住去解读或评价。他的很多诗,我都会产生共情。”出于对诗词的热爱,姜星雨和胡少杰开始了“神交”,她还义务承担了胡少杰诗词公众号的编辑工作。

“星雨的阳光活泼,让我不再暮气沉沉。我每写一首诗,她从中都能看出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。我和她注定是知音。”胡少杰曾写诗赠予姜星雨,称“怀有素心生白月,眼含微笑绽红莲。新诗写就依先品,何事伯牙弹断弦”。

胡少杰与姜星雨最喜欢的诗人是苏东坡,他们将诗集名字定为《最向东坡最好春》,书中不仅包括三百多首胡少杰的原创诗歌,也收录了姜星雨的部分创作。姜星雨还主动承担了书中诗歌的注解工作。

“此时明月将休息,我作人间那道光。”胡少杰曾写下这样的诗句。因为诗歌,如阳光一般绽放的他,就像发自陕北黄土高原偏僻山乡的一道光,吸引着越来越多山里山外的光亮,这些光亮,也温暖着胡少杰和他的诗歌。

“少杰被困在轮椅之上,但他在精神上藐视一切艰难险阻,比如他写诗云‘太白诗云蜀道难,不过区区几重山’,正是这种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上的强烈反差,让他的诗歌散发着独一无二的光芒。”榆林市榆阳区作协会员王丽说。

胡少杰最大的心愿是集《最向东坡最好春》能尽早出版。目前,包括王丽在内的数十位来自当地政府、残联、民间的热心人士,以及来自广东、安徽等全国各地的百余位胡少杰的“粉丝”,都在帮他圆梦。为了能顺利出版,诗集出品人常亚军最近常常奔波在榆林、西安、北京等地。

常亚军说:“少杰活得很纯粹,精神世界异常丰富。我们努力让他的诗集早点问世,也是向一个自由的灵魂致敬。”

据新华每日电讯